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四

沛國劉鳳子威撰

道術

時蔚

時蔚樂清人姓金氏學其道者稱祖焉傳法於長千巖來吳玄墓聚橡栗藜藿而食之或累日不進開立宗教建寺設壇授受其徒甚盛名萬峰師洪武辛酉召之蔚已預知趺坐而逝使至已無及數日肢體猶溫如生

隆菩薩

隆菩薩出家尹山寺洪武壬申疑四方避役  
竄爲僧者衆集之金陵悉使隸尺籍時亢旱  
隆請自焚禱雨以代戍者許之積薪雨花臺  
下劍戟擁隆登焉口自吐火旣炎取香書四  
字焰中伸手授使者肉燼而體植立節節不  
墮雨隨而降

上喜曰此真永隆雨製落魄僧詩美之

溥洽

溥洽南郡陸氏子也洪武間住北禪寺

詔領其徒及少師姚廣孝以翼戴功不受賞讓  
之而洽以建文時用事又預知其出也坐繫  
船官獄久之姚將卒

乘輿臨視問以所言獨請宥洽立命釋之拜姚  
床下髮已鬖鬖長所著有金剛經註及詩集  
萬金

萬金者吳寶積寺僧也洪武中令住天界  
詔與宗泐等疏楞伽金剛心經其精理甚深而

辭義能暢非有神解不至是也

大祐

大祐姓吳氏幼開敏有契聞經聲惕然悟二  
誦卽得十二出家寄心菴旣又爲澤天泉司  
讖已之武林叅及公禪洪武間召預蔣山法  
會歸住北禪永樂初召修釋藏最般若義六  
百卷及素所著淨土指歸等解彌陀金剛二  
經天台授受二門圖諸書有傳者

趙頭陀

趙頭陀自云終南山來不知其所證成化中  
游吳幾十年所丐食徃來啖肉能頓盡十數  
斤。鉢至斗許飲水亦一二斗或四五日不食  
問之無所答夜宿北寺門按使者王濬臨視  
之坐不起捫其帶笑焉死時遍謝嘗施者乞  
水一二石洗腸胃乃化

道岳

道岳陽山寺僧也闇誦法華七軸如注水焉  
不遺一字每旦入城持諷數周他經若圓覺

續先賢諸卷十四  
三  
金光明地藏慈識等皆能口述惟華嚴少復  
檢梵筴人請爲懺悔輒謝不往

慈舟

慈舟本大弘寺僧後官中毀撤舟去之浮游  
聞北都僧講玄覺析幽眇義徒步四千里從  
學之歸止定慧菴與門人論禪旨戒典宗法  
弘闡爲多當永豐聶公爲守日行廢浮屠令  
黃省曾爲博士弟子以書諫言釋之傳自古  
初以來我

國家列聖具作賢輔名公卿在若其可廢豈待  
今哉或者陰寓教化之意柔獷戾難馴之性  
使無畔渙恣睢神道設教其殆然乎今苟欲  
除獨可私祠淫昏之屬耳且非制擅有改  
革義固未允而諸所毀勢家者必請之奪彼  
與此惠則有偏而啓攘爭之端彊驅迫之彼  
失所藉如逸鹿挺而走險恣其傲梁於何不  
至往事可鑒也可無念諸聶公覽而變色卽  
收令反之舟嘗造經二藏賫之天目山送徒

在道所供足給及其歿罄然無一物遺其友  
楚英共依止。而異所爲。不跌坐。不談義。

### 法華

法華者自云河南人游涉甚遠來止蘇開元  
寺狀曷鼻巨肩魁然丈夫也修苦行禪立五  
年不卧且坐亦不語已而人問所見境云魔  
嬈有四怪險威皆易駢其以美見者惑人甚  
非卽斷遣將溺喪之時有所依衆則雲集或  
擅施稍廣卽捨去當歲儉時衆餒有願施者

幾得華一過或勸之行中道止曰是足動吾  
一念耶黃魯曾云華雖精進亦未證真諦故  
法不能盡通且寂觀久宜有悟而徒見魔境  
其慧定皆未耶時有雪僧者飲酒食肉而頗  
能爲詩率流浪語無足采至非詆王新建云  
其所論學誤則未可知其蘊而與華異行皆  
爲黃氏所稱

贊曰嗟乎吾讀莊氏書謂無不任無不廢何  
遽遲速於其間哉且焉知吾未始生未始不

生也者以爲至矣及觀釋家言又未始不憐然自失也夫萬物出於幾入於幾其往來猶旦暮也而儒者勞身苦體以天下爲焦然肌色疢黥昏然五情爽惑其勤至矣而不過以爲名實道以清淨爲貴未始撓情萬物可謂游於方之外而未可謂能離有無也若釋氏言極之恍惚窅冥芒然不得其際天地猶之曰窮而劫運終始如恒沙往來相代而吾真湛然未嘗有所變易豈與夫局趣俄頃間

者可同日而語哉然其教盛於梁隨逮唐宋間至元而微今則幾乎熄矣象服徒存彼所謂禁制屏絕遺外之訓皆不能遵而况其杳微圓精三乘無漏嗣五宗十七世者出其間哉故非無勵行精進神變應世佐命之徒然非復嚮時之士矣因卽所睹記列之如彼

### 周玄真

周玄真幼從紫虛道士李大無遊太無師杜道堅有異術真至正間來居葑之報恩院能

召霍立至其事母尤孝已而受靈寶法於曹  
谷神又因顧浩授五雷秘文於步宗浩洪武  
甲申旱李太師善長迎致之祈而雨

上問以鬼神事稱旨又問以雷所以神對以二  
氣運行語同儒者

上尤善之至三月不雨又禱而應乙卯又旱冬  
無雪命祈之皆立致遂益神之真好利物畚  
築杠梁道路得

上所賜皆以施未嘗畜也其同受法宗浩所楊  
宗立者亦能行其術若有異物之神見於前  
郡邑重焉

黃道淵

黃道淵一名孤山嘗授郢人衛淡丘修真術  
及藥論方伎又南游事金華道士潘雷鑑已  
而憇吳有嚴德昭者疾久不愈獨齋禱於北  
帝道淵適見之與藥遂愈故一時爭神之留  
主壇宇其徒遂衆且傳其方至今亦秘之外  
人無從知



李德睿

李德睿者嘉定人始爲道士寧真宮習方論能精脉所又遇淮人李隱授以竇太師九鍼法甚奇効洪武初召入辭歸賣藥市中獨携一瓢道士張羽及王行高啓皆與善爲之賦人疑其仙時又有郭守源者初從張簡學詩慕方外事周玄初盡得其秘洪武初召領祠事頗寵異之

金善信

金善信少好黃老術嘗畜婦有子時有道士能以符役鬼物治病從學之及聞莫洞一行雷法劇飲市中叱吒怒罵雷隨之應遂傾身事焉盡得其秘益研覈旨要其道以神所遊泊然虛也陰盡則陽存陽無盡而與氣化始終則長生之說也故以清淨爲宗諸有爲累

席應珎

席應珎者常熟人少爲老氏學異衣冠走山澤間有所訪求盡通符籙經法亦涉獵史傳

其事母孝至哭泣之衰有踰常度人謂太上以忘情貴何爾爲者云仙道有孝行明王豈悖而可言道始主普福宮已而遷白鶴觀卒洪武中

張皮雀

張皮雀一名道修體貌瓌異舉動無常人莫測也父欲爲娶不肯去事顛道士爲師傅其術甚神宣德中旱常之巨室田盡嘆焉重邀設爲壇而祈初未知崇事也霆折大樹遂藝

其廩燼焉晝晦暄龍見而雨大注人咸股慄崑復旱令請之恭期以三日雨果沾澍人有疾者爲噓氣治之卽厲瘧覺有以火逐之者應時愈馬氏婦或祟焉聞其將至卽昏仆已而遂醒適過神祠衆方鼓舞祠之敬甚見則嘻笑向之裸溺而去神爲所侮下教言其道成故不敢校也嘗鑿而披紵絮服裝奇詭而姿爽然映徹數人不覺起敬其所捕鬼物携之行聲如兒所載雀故以名無疾而逝後復

有見者云其解化所謂顛道士者名胡道安  
吳江人始隸玄妙觀晚有所遇授以青城太  
乙真文及斬勘術召呼風雷俄頃間景泰中  
旱守請之祈時已醉登壇四顧揮斥詬詈簡  
所擊雲隨之合雨大作時時佯狂惟所之故  
以顛稱又有曰張宗茂者傳李雷谷法奉其  
教謹請祈多應而不好爲人禱自尅其終良  
驗若所謂解化者

曹大初

曹大初者不知何許人嘗寓止諸觀中亦不  
知其何所師授侈口感頤深目狀胡大髭髯  
苴布而嗜酤酒日就市中啗贖肉暉滌不輟  
口而時時瞋目語有所召呼或若有所對接  
靈圍振於怪物者人或謂顛又或閉門卧累  
日其徒呼起之或儼然坐不食亦不傾跣人  
固疑其異弟子事之久者居終不見其所爲  
若以間叩焉則叱之適旱祈者開陽閉陰襍  
磔百方士或水之克以日又不應乃笑謂之

續編卷十四  
曰待我乎衆因謁焉則與之期。旦當來詣。竟令去。迨明雨遂大澍。連日夜不止。人往窺之。則方大鼯。及醒而笑曰。雨足乎。故始謂其通於陰陽變化。甚神之。由是祈者遂衆。能陰知其誠之至。與不至。告之曰。吾無能爲。當爲發書易可耳。故多託之筮以言。而拯危殆。解紛亂。急人之急。或有物崇焉。則至其所。默坐叱咤。詈之。若有所考核者。夫旣獲利賴。愈益嚮之。乃語弟子曰。吾不敢私其力爲人者。然以

此幾落吾事。吾奉召命。不可以俟矣。爾輩久此。吾豈不憐爾誠向語爾大道者。顧爾未能契。且懼彰泄爲累耳。吾少讀內景經。有悟。自爾遇仙師授。以至真要道。惟默存修之。道成後。乃有戢司。所守主旣鬼神事。不可語。遇有請祈精誠。法不得秘。而膠膠擾擾。吾恐馳焉。今乃得從所願。吾欲授爾。爾姑精一其心。齋潔奉所禁戒。無敢犯。若素所營修。盡誠爲之。不懈。上真鑒爾。自當有所簡命。吾於爾豈能

忘情哉。能從吾教。吾爲助爾請。深妙奧微。當盡以指悟。不然無益也。余得之道士曹守真。其言如此。蓋自元丹陽長春之後。其道或顯或隱。不可得而知。或謂皆有授受。所自其世次存焉。特余所接見。或言能變化倏忽。作黃金服食者。多未驗云。

贊曰。夫道書所稱其旨博哉。皆推本黃帝而源於老子。然其言欲以無爲治國。烏有所謂變怪恍惚。役鬼神之事乎。且莊生非十二子。

已亦自列爲一家。未嘗附柱下也。况可最諸神仙方伎。槩以黃老目之哉。至陰符楊墨鄧析兵家者。流俱附之道書。一何猥雜不經之甚也。然能傳其術者。莫盛宣正以前。皆自元入。今又何寥寥哉。豈元氏固自爲胡而異端者。因以顯其爲方術。爲變幻。爲考召。爲羽化。登仙服食黃金。皆有所授之耶。不然是亦人頭畜鳴。若秦時倉海君。黃石公者。固皆近於荒時。一見其跡耳。乃若是著。又何爲哉。若今

之爲術疎也寧獨道家者言學者率窳怠苟而可至不能名其說而望有究通者出其間耶

尹蓬頭

尹蓬頭者不知其所自來負杖而游翩然有塵外姿其毛髮稿而容更若處子舉止甚輕壯者不逮人見之無不慕焉爭願請終無所言或飲食之亦多不顧或爲少嚼之則深自喜其去來不恒不知其所休舍特徃徃行途

中則人輒隨之有問其年者云紹興至是三百十有餘歲矣林守世遠聞而召之問其所從師授第云吾宋人也無所學偶自游行於此耳無預人已而竟去人又有見之天台山中者時有吳甘泉者好數能知物撫使者俞公諫以跡人來言寇且至今策之曰寇雖必至然未及接而覆其中秋日乎已而如所克凡策人卽知其生平無爽或令爲尹布算則茫然不能測也究思累日始愕眙曰是先天

虛一之數也不能死不能生非仙乎何以有此然吳生數人亦不知何以得之術者皆不解

### 裴慶

裴道人者吳市人也忽有所遇一旦遣其妻去舉其筐筥所爲養者悉委之衢乃浮游無所之後坐廢時累月不起亦不見其飲食人始異之叩焉輒不應旣而之信之山中卽爲張氏道者宮止焉間有言事良驗人愈益神

之來者幾得其一言卒秘不肯酬也亡何化去

贊曰聞古有不死方人爭慕而求之者多矣然或成或不成其求者嘗傾海內力從事彌年索之窮上下而不得其得者又不藉餘力徃徃著之耳目所覩記是誠何哉尹事傳之故老甚覈裴則近事耳人多識之言其初無甚異也而忽若有悟此誠有不可知者不然一市人而能稅化坐忘知未然謂其無以致

續吳先賢詩 卷十一  
之則不可昔太史公所稱燕齊迂怪之士爭  
言有禁方中當世欲今幸時不好之故得優  
游山澤間無物色之者然可爲沉溺者勸也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五

沛國劉鳳子威撰

寄寓

周伯琦

周伯琦者鄱陽人以任子主簿南海遷修撰  
翰林後以近臣出廉察嶺南陟颺中外久之  
復假江東叅政招諭張士誠遂沒士誠所羈  
旅無聊時與諸文士遊亦客潘元明雖倥偬  
時飲酒賦詩與張羽盧熊等流連日夜或前



而爲變徵之歌。皆垂淚涕泣。已又爲羽聲。慷慨士盡變色。投袂元以太常召士誠。留之。乃改行省丞。在吳十餘年。士誠敗。竟得歸。伯琦儀貌都雅。而非戡難才。虛談無實。雍容自免而已。博學能文章。尤以善詩名。

饒介

饒介者臨川人。仕元亦通顯。累陟方岳。以叅政莅吳。介長於學問。時元政弛。吏亦無能。蹇蹇險危其身。捍患者。偷旦夕。集諸客觴焉。賦

淫詞。樽俎間相命爲樂。諸方旣潰。勢且及吳。而介晏然未嘗爲計。至張士誠自海濟師襲齊門。介無復措。已入據城。內紛擾。乃堅閉門。士誠知其無能爲也。亦不逼之。已而造其所請焉。遂爲所縻。仍俾領省事。而實無所預。束手而已。介惟勸士誠。猶假元號令四方。歲輸粟大都。及

國家兵討滅之。并俘介死京師。

陳基

續吳先賢傳卷十五  
陳基者臨海人在元從黃潛學召侍講幄御  
史以時政咨於基基謂後宮干政嬖寵滋多  
因爲草疏上大忤欲罪之遂引避於吳爲人  
講授屬亂作開府復引爲從事已又轉而之  
浙張士誠受元太尉又以基叅府事及其謀  
自王也乃獨諫止之謂當且需時者遂命以  
內史領學士院凡軍旅文符書檄悉委之士  
誠無大畧不知攻取勢遽晏安徒好文爲故  
時有命篇諸人與相和歌亦曾無巢幕及燼

之慮從容宴笑恣其湛荒不欲聞疆場事及  
與同覆基旣俘乃蒙宥俾預著作修元史成  
放還吳卒

姜漸

姜漸者諸暨人當元時來吳張氏起羅致之  
官以行省從事然未嘗有所干預獨時在坐  
席杯酒從容未幾遽以疾辭杜門不交賓客  
及

國家初平吳禮其賢才用之徵爲太常博士卒

續吳先賢詩卷十五  
漸喜讀書文亦質而近理

張羽

張羽本潯陽人刺史戩後也元政已失亂方作羽避徙湖州薦授官再徙吳洪武初以儒徵對不稱

旨放還又徵起爲太常丞坐不涓潔當刑而免移之嶺南未半道復召懼自沉於江羽頗好著述文亦典雅其紀載行事詳而有體工詩善畫今其書有存者與高楊齊名時復有一

張羽爲道士亦能詩書法甚長客潘左丞亦潯陽人字伯雨名尤顯

徐賁

徐賁幼文本蜀剡人來在常州元時徙居吳齊門日事吟不暇而名遂彰徹稱張徐亦善圖染有山澤間意張氏辟爲從事卽謝去洪武中徵起使晉冀還橐惟所賦詩乃命給事殿中進退有恒不失尺寸改御史按粵又改刑曹陟叅政廣西有政績進布政河南以征

洮岷乏軍興爲左將軍論死獄所著曰北郭  
集存

贊曰士所遇。制命於時。無可言者。若其覩萌  
漸。擇所處。鑒於幾先。自遜於數荒。不見其芒  
穎。以自異。人安得以象求之哉。徐賁張羽在  
張氏土。爲所羈。然居卑不與謀議。卒免焉。而  
亦蒙時猜。雖欲竭忠。致節輔當世之治。而人  
謂如二三。其行何漸也。幸保首領。亦其名尙  
微。陳基在元。能正諫。雖污張氏。嘗勸其母專

竊攘。故以文儒獲全。若介有守土之責。而竟  
爲張氏用。雖云迫脅。志在苟免。其若封疆之  
義。何伯琦尤爲元近臣。受方任。失地不能死  
亡之。又不自貶損。而日與從容宴樂。不思食  
其食之。謂何而且以文史玩弄。給人之娛。是  
烏得無罪也哉。得歸死首丘。又何幸矣。至二  
三君子之才。皆一時選其書多有傳者。故備  
論之。

李幹

李幹家本睢州元時佐守許累從征役後乃  
與其將擴廓同抗我師兵敗被執置京口已  
而選所俘才足任者用之方改制度議典文  
舉禮樂幹皆得預焉及列六曹以爲郎吏部  
復兼相

秦王謀議軍事召還議不合黜居夏州又召入  
直晨趨禁內不敢挾扶已篤老匍匐行

上憐之遂得謝來吳依故人盛逮居卒年八十  
六無子逮爲葬之幹明習故事值國家初建

有所創設皆綜論焉不爲無助

吳福

吳福者鄞人也以給事使琉球浮海風蕩焉  
傾摧在俄頃衆惟恐懼不知所謂福詭辭慰  
止之云當必無患者但謹備之使回領典著  
作出按察豫章復入守禮曹修諸經疏義出  
叅政陝歷三考遷布政閩旣得謝來居吳子  
憲完憲以孝著且以所居讓諸弟杜用嘉賢  
之謂其可比箴包

續史之賢論卷五十五  
周伯器

周伯器者魁顏威鷓長上短下始來寓吳以授經自給正統間閩寇作尙書金問徃征厥討乃拱立道旁自呼有嘉興儒人周生願效力行間尙書顧而偉之曰生旣欲從可仍儒服耶遽曰諾敬易之短衣楚製介幘趨乃納之與籌軍事大見信用號令文符皆主之當以功上會金與他使者不協故抑不叙伯器好書年八十猶手讎校兩漢正其訛

贊曰李幹元臣預謀國軍敗不能死以儒亮獲復用遂委心焉出入盡瘁能老焉者烏則擇木其亦得所從耶福奉使絕域出萬死其涉颺於外久才亦有足稱者子復著廉讓節其慕大吳之風而興者哉伯器比壤來止效行間賞不酬勤然其志慷慨矣

夏迪

夏迪吉安人當前元寇作以萬夫長守崑山國家旣定天下託以隱焉結屋海濱時詠詩自

適默有所寄

郭彝

郭彝宗常本蜀人父教授崑遂止焉彝善爲文密致而嚴常客張士誠所王行輩皆折下之氣亢爽敢直言後亦被徵竟坐之時有盧昭者閩人亦來婁地其父鈞華能亢其教於子里人皆化之昭博究經傳涉誦諸家工詩洪武中徵爲博士掌故楊州又有林鐘者自華亭來寓其學長於訓詁因授掌故崑山遷

尹楚慈利僻在夷中數相爭鐘身入其峒喻解之遂皆出率化擢考功吏部叅政山東坐事卒

孫太初

孫太初者秦人也有逸才嘗有所避縱遊江漢躡屩數千里走齊楚踰汶泗嶽麓數壤咸躋焉於是來吳太初容觀甚偉膚體瑩澤人望而親之喜談神仙事又善爲詩吳爲詩者省魯諸君皆狎焉喜名者爭造門進飲食服

玩。食酒能多而不亂。終日酣暢登高望遠。有遺世去人間想。時遇貴遊。或談朝市。則又款款施於名實。善爲經務。故時貴復好之。嘗病屬人以殮事。旣而愈悔其衰志。人亦知太初非忘情者。喻之婚宦。乃益憤憤。詩多悲激。有不平氣。時倚柱而歌。其音哀切。少年和之。皆泣下沾襟。復自放袒裼號呼。俛仰千載。思古豪傑。不得一當。持此安所稅駕。已而人導之娶施侃妻之妹。建業劉麟龍霓亦來在吳越。

間相與往來而獻吉。輩亦遙與相應。卒年三十七耳。劉公嘗稱之云。與太初對令人坐忘。其爲人題目之如此。

方太古

方太古者蘭溪人也。少則有美名。能致客四方。來者日益盛。會葬其親。諸顯者冠蓋道相。接士人里中。父老無不畢集。族之人嫉之。乃謂其所視兆吉。將昌大。遂夜發其藏。訟焉。不得直。其宗人或行賄。顧坐之。逸之。吳楊君謙



見而重焉。與談竟日夜不窮。故遂傾一時。其性迂緩好潔。高自措。尤負氣慷慨。嘗與省會諸君遇於途。誦近所爲詩。值雨且至。咸匆遽欲疾歸。愈益徐徐。誦不輟。已而雨大濡浥。明日乃謂客曰。昨興洽。吾乃徐步。然諸君前亦遇雨也。奚擇。姬水以父友事之謹。嘗與徐紹卿先生偕造。止之宿。薦以新裊席。衾潔之香。氣乃自令解。所携白褚。藉之寢。迨明視之。褚故不爲動。鮮若初置之。無痕穢積者。此其輕

體善寢。殆何以致之。子循言其詩多有足觀。嘗詢其家。則已散佚無存者。惜夫。

宗伯昭

宗伯昭者宣城人。父爲方伯閩。嘗携之見於鄉先生林見素。時年十七。許以王佐才。性輕財。好推分恤人之匱。緩急向之無不竭焉者。遂以俠聞。然非其意。能讀書。卽所解出域外。又不封已。自多。究尋義。若不及有所避。來吳見徵明諸君。遂傾焉。日與游。履吉兄弟皆爲

續吳興賢詩 卷五  
見而重焉。與談竟日夜不窮。故遂傾一時。其性迂緩好潔。高自措。尤負氣慷慨。嘗與省會諸君遇於途。誦近所爲詩。值雨且至。咸匆遽欲疾歸。愈益徐徐。誦不輟已。而雨大濡浥。明日乃謂客曰。昨興洽。吾乃徐步。然諸君前亦遇雨也。奚擇。姬水以父友事之謹。嘗與徐紹卿先生偕造。止之宿。薦以新裊席。衾潔之香氣。乃自令解所携白褚。藉之寢。迨明視之。褚故不爲動。鮮若初置之。無痕襞積者。此其輕

體善寢。殆何以致之。子循言其詩多有足觀。嘗詢其家。則已散佚無存者。惜夫。

### 宗伯昭

宗伯昭者宣城人。父爲方伯閩。嘗携之見於鄉先生林見素。時年十七。許以王佐才。性輕財。好推分恤人之匱。緩急向之無不竭焉者。遂以俠聞。然非其意。能讀書。卽所解出域外。又不封已。自多究尋義。若不及有所避。來吳見徵明諸君。遂傾焉。日與游履。吉兄弟皆爲

石交時有和歌才亦相埒聞之紹卿先生言其豪且善罵嘗與省曾有所居間其父或諄語即罵坐起云乃公與若子交寧為若耶且

不者我寧識里人與圖議也予嘗於他所遇之時已老亦卑之無甚異特頗能誦太史班氏書且言往所交游時申一慨有丈夫意

贊曰吳為古名都士之以才名者必之焉則易以聞著謂赤之邇於朱然耶又或譬之弓

冶焉則角幹之重驪莫體斲目與上下其齊

陶旒之功其所賴故多耳太初故與海內士

交然萃止吳久人尚能言之雖不能輕舉稅

化猶疑若御風去者此其人固游於埃壙之

上不可度思矣夫方生奇峭傲岸軒然自為

名高亦以二三君子皆一時重翼卵之遂得

與相軋或以為善譎不可測則不知其內挾

何術伯昭侈盈之以故不容於鄉以彼其才

而遑遑道路猶且肆已焉所遇無問貴賤即

凌出其上人亦不覺下之或惜其善家子一

日墮輕黠。哀之故耶。所謂王佐者烏在。至其所著書槩未有足觀而行事相類者習氣然乎哉。則魯昭公之學楚言是也。其能無出乎。

續吳先賢讚後序

吳魏學禮撰

余以端蒙大淵獻之歲旅食

王都獲交當世君子昔所願無弗從  
焉者且得觀於

上所建立軌極創制造法順承天地  
神祇辨物類之官豈不信哉豈不信  
哉盛德大業至矣極矣蔑以加矣若

神道設教

睿明所薦制作之微雖不能窺而聲容禮樂備在斯乎余小子竊欲識焉而未之敢或責以既覩其盛無所發明叙正之義者夫斯事體大固非寡學淺聞所敢議若賢士大夫言論及見之行事者亦私欲存之請俟他日乃有來自南者以子威先生所為吳

賢人有聞自昔著功烈行義於時者書示余詳哉其言之也夫傳不云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吳自泰伯以讓德肇造逮延陵季子闔閭子胥以來號為多士而言游以文學稱於七十二子間則吳雖僻小必效情覈其華道者明矣夫言之章章以昭識考中訓定庶孚故官是以能效其職百工

是以能成其嘉材民是以能有信鬼神是以能有明德使不有所載之幾何不瀆亂失次淆而無別已哉故善與不善才與不才之異夫既以刑賞予奪榮辱於一時而又隨以是非得失褒毀刺譏於後世故君子不畏於行所值患害而為凜於衆所視不能以情易者亶亶怵惕戒恐保任如不

遑焉豈非以書之存乎哉傳謂有求名而不得有欲蓋而名章或微其文於此而義見於彼或指事正名考見成敗無所遁於千百世者是以崇議博觀備論其始卒所由雖紀列斯在而義歸揚摧有以也夫且時殊變成功異人私其議執所是各自賢其行而不同務要以度衷明分奉禮成義

質信於君子謹其端緒表見之最之  
立功立事古稱有五者故有以德建  
國家安宗廟社稷曰勲者則有若金  
問徐有貞其人乎以言垂範  
曰訓者則有若文定文恪文恭其人  
乎用力用勞曰功者則有若襄毅文  
莊其人乎明著其列曰伐積之以時  
曰閱者則自仲舉以下不可更僕數

也是多爵服重列疇官厚庸出入有  
詔於國名謚可徵於往至夫樹貞信  
操一行雖未受任不違其難若造士  
仲理公敬所事不有躬若季栗矯阿  
辟之心孤特厲方若仲光輩及寸擅  
故藝皆幽擯藪遐僻陋無黨易以湮  
微無為抽引暴之於後者乃咸載之  
策雖其文頗有不盡然本末著其明

疑者闕之雖闕之故賴以見以而推  
之賢人君子所以行權合變審形錯  
宜屈伸進退亦當世得失之林也援  
近者之跡用以裁輕重之準何必舊  
聞即揆量和齊袪除其過以昭明之  
無有解遷散佚墜失之患紹前之隆  
明系胄志古之道正所傳之緒意在  
茲乎意在茲乎余往則與子威先生

共差次吳人士謂吳壤隘偏惟以弊  
賦從上之後嘗重天下至才之所生  
何敢侈為飫聞務盈焉者若其薦道  
遵德履信祇惕朝夕猶有先王之遺  
教餘俗故其君子秉心宣叙砥其業  
小人勤恁膂力焦勞覃瘁雖名街居  
衢處之國四方所走集嘗縮穀財貨  
之口而處脂膏者不自潤其風儉儉



而習纖細猶之飢匱困竭獨選蠕不  
敢為非若其玩巧而事末技往往絕  
擅仰機利而食者衆亦隨時而遷非  
必其故至邇者奸游亂法數扞文網  
乃時有之聞之亦一二輕儻滑禍作  
為虛譽內挾詐力而外以交結郡國  
豪傑行其私俗之淪濡其何日之有  
且其氣炎有以鑠之而動色高議格

正其間得無望於綱紀人經教誨督  
厲之君子乎若整齊其傳以俟後得  
以覽觀固有在矣

續吳先賢讚後序

游自燕冀歸見於子威先生請  
業焉得奉所為書則家大人咸預繩  
焉者水悚然拜曰是將以信諸後謂  
盛德不可忘故記之雖記之故存之  
者也自伯叔甥舅一二兄弟實寵嘉  
之水也敢不再拜先生遂遁避席曰

是非吾所為託也。子之家有其書矣。若其志則余也敢。且若古所謂記於功宗及識之表旂分物督不忘善哉。其為訓於世乎。况我州黨稱禮義之國。絃誦之聲四徹於郊。是賢士大夫之所廬也。夫盛德必世嗣。太史公所次宗臣世家必先之者。謂有功列在王室者也。若其藪荒抗之專行獨節。

不顧世是非。君子比度其衷。上下儀之著之。話言以象類表微志。晦闡幽明有憲也。幾何不大泯其跡而湮替。踣絕無傳哉。然吾聞之君子於其鄉也。有善學焉。有能讓焉。雖無有循焉者。不敢以其賢智加之。况敢顯有所論議。予則予舍。則舍不自退。託謙讓顯然見於篇乎。故非先生所自為載。

之也。亦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吳之  
為記則有數君子者。備之矣。故述詳  
其辭而節裁其義。不有所刪黜其複。  
則有所釐改。刊剝其間。藻潤之豐蔚  
之美。琢追之溫厚之則。精瑩之可嚙  
吮之旨。弘垂之有斐之文。故書而不  
典者。其語迂作而不比於順者。其語  
犯指事而有所詆傷者。其語誣深而

刻。輒招人。之過者。其語盡直而無所  
涵蓄者。其辭皦寬而蔓馬。以亂者。其  
辭枝。是以詢咨之於往聞。而揆驗之  
以圖籍。謀稽之先所。列參觀之親所。  
與接耳。而目之輿人之謳。然後侃然  
正色奮於筆。無所避。可謂善誦善誨  
烏有迂而諂。側犯而險。陂誣而傷。善  
盡而訐。皦而不近情。枝而無統紀也。

乎哉故君子觀於是謂貞慎怒思有  
質要也孚格慤愿可明徵也辯精博  
淵可永鑒也夫貞則不媚慎則不戾  
怒則能公思則能覈故若網若綱可  
循而理者華贍有體也孚故能信格  
故不惑慤故不妄愿故不私辯故不  
淆精故無隱博故淹備淵故能紀之  
遠支繁理貫聯會涵通者漸洽詳嚴

也微文以示而淑慝不爽則所以俟  
百世也彼孤陋寡聞不說學則以是  
為慤曰奚使夫人不得肆焉且何預  
執簡而擅有所記雖載前之文不無  
專以善許人乎故又疑其沃焉者則  
吳自張勃顧夷山謙之陸廣微以下  
皆有所著錄雖頗有缺佚然代有作  
者彼皆非耶且無亦廢墜是為懼前

之數君子者或放失焉則從而緒修  
之故先生亦有所藉手以成一家言  
水不敏竊私其義敬受簡於先生請  
卒業焉後之採方牒求逸書徵却國  
故事者安知不以是往也



